

孟子

卷七上至卷十下



離婁  
萬章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00101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10100

諸  
— ZHUJI LIBRARY —  
書  
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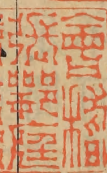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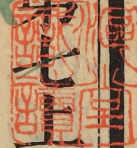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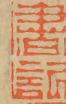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為篇題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為政莫大於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爲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爲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爲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克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强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叟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



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爲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  
十五章言舖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  
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  
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  
無敘焉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  
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  
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卽離婁  
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註**

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

**註**

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

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註**

但有善

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

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註**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

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

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

**註**

盡已

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

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

用也

**註**

音須律而正也

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註**

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

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註**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註**

仁者能由

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註**

言君無道術可以揆

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

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禮**

言君不知

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  
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

**禮**

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

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先王之  
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音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

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

義音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

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為

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誣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

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圓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

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

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圓之器規所以圓也言

物之圓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

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爲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爲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爲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爲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不足以爲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爲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徒法不能

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爲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爲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卽先王之法也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旣竭已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爲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旣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旣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旣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



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爲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爲之也爲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爲之耳無他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爲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爲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爲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爲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爲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爲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爲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衆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爲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爲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  
義之所具小人之人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  
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  
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  
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爲國之災害也田  
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爲國之  
害也然而上之爲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爲人臣不  
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  
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之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  
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  
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爲非爲之  
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爲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  
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

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  
爲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  
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  
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  
爲之善是爲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  
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  
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  
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  
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  
工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  
公輸卽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師曠晉平  
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  
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

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  
 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  
 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  
 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  
 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  
 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為  
 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  
 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  
 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肉生應  
 鐘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太呂之徵也丙子  
 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  
 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

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註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五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

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

堯舜之爲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註**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註**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

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

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也

**說**

孟子曰規矩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  
堯舜鑒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  
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  
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  
是為人倫之至者亦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  
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在  
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言為人臣者如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也為人君者  
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  
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  
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

爲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爲下之所  
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  
滅削諡之曰幽厲之君既諡爲幽厲以章惡於後世  
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諡也厲王但止於  
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  
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  
以章其惡固不待爲諡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  
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迩而不遠者  
以其卽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爲明  
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  
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禮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  
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爲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  
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  
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  
堯於羹蓋爲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禮桀紂  
幽厲正義曰案史記本紀云桀爲虐政淫荒湯伐之



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爲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仁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爲天子者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爲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爲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則天下歸

之註反其仁已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已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註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註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

責已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

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已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

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已而責之也禮接

於人而人而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

當反已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

諸已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

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

德也如顏淵克己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註**

恒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註**

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

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

本正則立本傾則跲固在所敬慎而已

**註**

孟子曰至本在身正

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  
跲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  
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  
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之  
 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  
 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  
 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  
 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  
 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  
 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  
 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  
 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  
 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

於是桀敗於有娥之墟湯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爲湯王爲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於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爲天子以爲天子以爲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卽位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爲燧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

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註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

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

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註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

樂不仁也註孟子曰三代至強酒正義曰此章言人

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

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通**孟子曰至

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子言爲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爲君不得罪於卿大夫則爲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上之德教可以克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

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  
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下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  
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  
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

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

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  
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  
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爲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  
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禮記**

今小國以

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禮記**

文王行仁政以移

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禮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旣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禮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詩**

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

**義**

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正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

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

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服大德小賢役服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

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有小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

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旣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爲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爲之小國者旣以師其大國而恥羞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爲之弟子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

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者言如恥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爲政行於天下矣以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

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爲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爲衆  
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爲君侯於  
周之九服中然爲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  
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爲殷之侯者爲壯美之  
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  
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  
子有曰爲仁者不可爲衆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  
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  
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爲無敵於天  
下而不以仁爲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  
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  
雅柔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云  
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  
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爲仁也齊景  
公齊侯景諡也至爲婚正義曰云景諡也者案史記  
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爲景公在位  
五十八年卒諡曰景地近荆蠻故註云蠻夷也詩  
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

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註云殷士殷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其柄用圭是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云當如手持熟物之用濯亦猶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

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註**

孺子童子也小子

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  
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註**

人先自爲可

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  
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註**

以見上篇說

同

**說**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  
皆由於已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  
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爲之安以菑爲之利樂行  
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  
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  
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至自取之也者孟子  
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洗濯我之  
纓滄浪之水渾濁兮則可以洗濯我之足以其纓在  
上人之所貴水清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貴也足在  
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賤也孔子  
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  
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  
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是貴賤亦如此也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爲可侮之事  
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爲可毀讟之事而後  
人從而毀讟之國必自爲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



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註云如臨  
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  
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諸暨圖書  
ZHUJI LIBRARY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終

文讀又思... 梁州... 五美... 此益精... 小鄒小具... 大甲曰天... 章... 章... 章...

諸陸圖書  
ZHUJI LIBRARY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

**註**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

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

**註**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鷓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毆之則歸

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註**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孟子曰桀紂至此之

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毆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

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爲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爲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爲淵而敵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獺爲之敵矣爲叢木而敵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鷂爲之敵也爲湯王武王而敵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爲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爲敵聚其民而歸之亦如獺爲淵敵魚鷂爲叢敵爵者而歸之矣如此雖欲不爲王不可得而不爲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爲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草也苟爲已崩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爲之善乎但相與

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  
久行其仁不但欲爲之王然後乃行之耳  
**○** 鵲土鵲也正義曰案釋名云獺形如猫居水食魚者  
也獺獺之屬也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  
**○** 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  
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

**○** 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

**○** 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

也

**○**

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  
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  
 之言議也有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  
 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  
 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  
 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  
 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  
 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  
 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註**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

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

長故其事遠而難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

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孟子  
 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之於遠事  
 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



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  
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言人求上之意先從

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授人誠善之性者天

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疏**

孟子曰至未有

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  
 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  
 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君上之臣者而  
 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  
 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  
 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  
 之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  
 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  
 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  
 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  
 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  
 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  
 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矣誠身有其道如不能  
 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我  
 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  
 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

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曾子三省大雅** 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

矜矜此蓋苟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

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

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父歸之其子焉往註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

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

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

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

**疏**

孟子曰至必爲政於天下矣正義曰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爲政以勉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既歸之其爲天下之子又焉往是必皆歸之也

**註**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盍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殷亂二人取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入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

註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求孔

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註**

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

**註**

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

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

**疏**

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刑也

**注**

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



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註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諡曰康諡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

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

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  
 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胷中  
 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胷中  
 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胷中不正則眸  
 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  
 度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  
 則人可見又安可度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  
 觀人之眸子耳註眸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  
 是皆矇釋文而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註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

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

**註**

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

**疏**

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

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為之矣

淳于髡

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註**

**疏**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

**註**

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

**註**

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註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註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註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註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註淳于髡

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

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

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

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爲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爲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爲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註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註**

父親教子

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註**

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

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疏**

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

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

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

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禮**

將徹請

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

**孝**

**禮**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

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己之身為大也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不能守之况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

不爲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爲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爲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夫人誰不爲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爲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爲事爲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會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爲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爲

子之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註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

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註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疏孟子曰至一正君而國定矣正義曰

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之也惟大

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  
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  
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註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  
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

全之毀者陳不贍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

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曰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  
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  
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  
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慍

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尾生與陳不贍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

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

**註**

魯人樂正克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

**註**

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註**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

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

**註**

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

**註**

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註**

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

**註**

堯曰所止舍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

**註**

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

**註**

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疏**

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  
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

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  
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遲故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  
為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

子從子敖到齊以幾日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日來  
至若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孟子又言子到數日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  
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

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  
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  
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  
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  
道者也宜孟  
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  
**註**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舖啜也  
**註**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舖  
啜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

仕任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  
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敖來徒饋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者  
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  
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  
遊而以徒爲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  
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詘道以從人  
之謂也周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驪者正義曰此  
蓋以經文推而爲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爲卿於齊  
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  
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  
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  
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  
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  
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是知爲齊之貴人右師王驪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註**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爲祿仕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  
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註**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也 **疏** 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量

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 **註** 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

娥皇二曰女  
英竝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

**註**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註**

禮義之實節文事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

**註**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

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

哉



孟子曰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克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

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爲然

**註**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爲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註**

舜以不順

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

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至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天下父子者親親之道定此所以為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

**三** 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不做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始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

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  
 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  
 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也十  
 九章言周公能息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  
 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  
 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友取友必得其人  
 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  
 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  
 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已小人不改蹈仁行  
 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  
 九章言佳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  
 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  
 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  
 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註** 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



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  
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註**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

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  
鄂鎬之地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  
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註**

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

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  
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

孟子曰至

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歧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歧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歧山本是周邑故曰歧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異也以其同也揆度也

**註** 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

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爲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爲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爲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

岐周畢郢至鎬之地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下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駢案皇甫謐曰邠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爲西伯移徙都鄠徐廣曰鄠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上林昆明北有鄠地去鄠有二十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謚爲文王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卽位九月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

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煩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開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

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渡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爲子產有惠

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  
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  
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  
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  
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子產

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  
平政爲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

涑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涑鄭國水名也言子  
產爲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涑之水  
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涑孟子曰惠  
而不知爲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  
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涑然而不知行其  
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乾晴之  
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  
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  
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  
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如此民皆得濟所以未有憂  
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爲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  
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  
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  
足焉故爲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  
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  
一月輿梁成於十二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  
不知爲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爲之惠故

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子產鄭  
卿爲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  
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  
云鄭卿爲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  
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  
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一月  
卽夏十月十月卽夏九月已說上篇  
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

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

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

爲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

如則可以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  
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  
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  
譬如華元奔晉隋會犇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  
人導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  
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  
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國搏執其族

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疏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諭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已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已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亦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而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爲用矣蓋無爲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爲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厚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薄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

爲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爲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謬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國君使人導之以達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去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爲之喪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爲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拒之而弗得行言則違之而弗聽而膏澤又不得以下浹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遭事故而去之君乃不使人導之且搏執其親族而戮之又困極而惡之於其所往之邦卽自離去之日遂便收其田業里居此是謂遇其臣如寇讎之惡旣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喪服爲哉臣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埽其宗廟則爲之服是爲舊臣服喪服之謂也臣

如華元犇晉隋會犇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為右師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犇晉魚石為左師自止華元於河上後及犇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犇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隋會犇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犇秦隋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謀而還杜註云喜得士會也是矣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

**國**

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鳧鶩

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疏**

孟子至可以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

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戮其士則為之大夫者可以犇去無他蓋大夫雖於士為尊不可命以為士然

亦未離乎士之類也是其惡傷其類耳國君無罪而誅戮其民則為之士者可以徙而避之無他蓋士於民雖以為尊不可命以為民然亦未離乎民之類也是亦惡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然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史記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註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註**

君者一國所瞻仰

以為法故必從之是上為下則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眾仁義

是上為下效者也孟子謂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

**註**云上為下則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  
盤圓則水圓孟方  
則水方是其旨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註**若禮而非禮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

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  
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

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  
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惟大人能  
弗為之也**註**陳質娶婦藉交報讎  
者正義曰此蓋史傳之文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註**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

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

樂父兄之賢以養已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

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

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疏**

孟子至不能以寸正義曰此章言父

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  
君子以性德而教養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  
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推已之性德以教養  
人之不中不推已之才性而教養人之不才是棄去  
其不中不才之人也如此則賢不肖惡能相去以寸  
哉是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  
賢父兄者所以對弟子而言之也如孟子所謂曾子

居武城而謂之為師也父兄也是其意也  
中和之氣至養已也正義曰中和之氣者蓋人受天地之中而生稟陰陽之秀氣莫非所謂中和也中庸云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賢以德言云俊才者俊智過千人曰俊則知才能有過於千人之才能是為俊才也一云俊敏也疾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

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

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惡人言

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始非君

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論語云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註**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也

**註**正義曰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孟子言孔子凡所為不為已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

**註**云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泄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註**果能

也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其重者

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人者其於言不以必  
信所行不以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以行  
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輕經然小人哉矣  
豈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  
衛是言不必信也佛勝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  
必果也**注**子為父隱以其身許友也正義曰此案論  
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注**

大人謂君國

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

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

心則為真正大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子則民

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為之大人者是其能不失去其嬰兒之時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

大事也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孟子言人奉養父母於

其生日雖昏定晨省冬溫夏凜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終能躃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

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

其原本如性自有之然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

居之安若已所

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疏**

孟子

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  
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  
與之妙者是故其如已之所自有之也已之所自有  
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  
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  
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

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  
 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  
 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離朱  
 索之不得使契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  
 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言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  
 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詬有待  
 於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  
 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三**

博廣詳悉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  
 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  
 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  
 義還反於樸者也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  
 博而學之又當詳悉其微言而辯說之其相將又當  
 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以得其至要之義而說之者

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  
故未有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  
斯可以反說  
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雷**

以善服

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

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歧邑是

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  
正義曰此章言五霸

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  
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  
君之治天下如以善政而屈服人者未有能屈服其  
人也以善教而養人者然後故能屈服其天下然以

善教養天下天下不以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

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

**四**

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本者乃虛妄之言也以虛妄之言之則或掩人之善或飾人之惡為人所惡者也故其為不祥莫大焉不祥則禍是矣不祥之實者乃蔽賢直之也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是矣如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舉虞丘

知叔敖之賢而不進凡  
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註]**徐

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

是之取爾

**[註]**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

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

之取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澗

也可立而待也

**[註]**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

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澗

也可立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聞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

久也故君子恥之

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

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

乃復自而歎之曰水哉水哉云水之為水哉水哉何

仲尼獨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

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

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勢而流不舍晝夜是流

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四

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

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

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

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

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以無本源故如



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譽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爲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

**註**云徐子徐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子即徐辟也

**註**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遂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尋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註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

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

仁義也註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

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

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疏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合天

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小人也君子

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爲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卽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爲禽獸今夫舜之爲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而不滯如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旣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揚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註**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

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

**註**

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

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聖道而

未之見

**註**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聖道而未至

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敢誅於紂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註**

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

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息兼三王

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

**註**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

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參諸天也

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疏**

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

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孟子言禹王惡疾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  
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  
狄造酒禹王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  
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臯陶  
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  
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而  
不爲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爲狃者矣  
未嘗立驕伉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  
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  
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  
槩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總  
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  
無遺賢是其旨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  
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所傷而  
不敢以橫役而擾動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  
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事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

至故不敢誅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者孟子言武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欽之而不泄  
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是所謂不泄邇不  
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遠邇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是其事矣周公輔相成王常息念兼此  
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息念兼此  
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爲功業矣三王卽禹湯文武  
之三代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  
也言其父則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  
者卽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  
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  
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爲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  
周公施爲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嘗仰望而息  
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息索  
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守待其旦  
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  
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是爲三代

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註**

王者

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

秋撥亂作於衰世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

**註**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與於田賦乘

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鬻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

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

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

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

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范**

孟子曰至竊取之矣

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以衰亡然後春秋衰賤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檇杙以其所載以記器凶之惡故以因名為檇杙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事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



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釋云乘爲乘馬之事檇杙爲噐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得述云檇杙噐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檇杙饕餮四凶其言檇杙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噐天下之民謂之檇杙杜預云檇杙噐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釋澤者滋潤之澤大

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

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

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釋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  
 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  
 君子之澤至于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  
 有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  
 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  
 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  
 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已未有  
 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  
 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  
 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  
 也淑善也圖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  
 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  
 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  
 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論**三者皆謂事可出

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

**論**正義曰此章言廉勇

惠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

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荀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遽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

**羿**

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

歸自田家眾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罪**

罪羿不

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

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

死矣夫

**詁**

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問其

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

**詁**

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

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

**詁**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

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禮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

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

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

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

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禮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

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

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於是反

妒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

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  
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  
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鄙之公明儀之言  
曰薄乎此言爾安得謂之無罪焉晉鄭國之君使子  
濯孺子爲大夫以侵伐其衛國衛君乃使大夫庾公  
之斯追捉其子濯子濯乃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  
以執弓而敵之我必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趕  
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庾公之斯者  
也子濯卽曰我得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庾  
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  
是何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庾公之斯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  
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庾公之  
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問曰夫子  
何爲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疾發作  
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自稱已爲小人言小人  
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  
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

以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耳遂不免抽取其矢而敲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

**註**羿有窮至殺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說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眾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杜註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

**註**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杜預曰子魚庾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註**

西子古之



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面面  
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

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

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

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

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遮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猶享而况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西子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

一文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

本耳若杞柳為栝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

其鑿也註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生而改

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註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

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

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註如用智者不妄

改作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則爲大智也天之

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也論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日至

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

在何日也論孟子曰至可坐而致也正義曰此章言

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至可坐而致

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

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故

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

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爲爲則可也是則爲性矣

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爲爲性是行其性也非本

乎自然而爲性者耳是則爲事矣事者必以利爲本

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

爲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智者非謂其智也爲其不  
本性之自然之爲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爲智  
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  
人因是遂以爲故與智爲不美所以復爲明言之故  
言如爲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爲智矣以其  
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通之是  
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  
爲智但因性之自然而爲智是亦行其無事耳而其  
爲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爲智之美又非所  
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遠者也然而  
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後其日至之日亦可  
坐而計之也孟子於此以故爲美所以又執是而言  
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爲事之  
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故常之故於此爲美也謂人  
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爲性不以妄自  
穿鑿改作則身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  
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爲  
事故之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

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圖以杞柳爲栝棬正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圖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圖公行子齊大夫也

右師齊之貴臣王驪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圖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

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

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註**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

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

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說** 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

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

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

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驪字子敖者公行子家

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驪言

者又有就右師王驪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

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

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

眾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畧不禮

於我也孟子聞王驪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

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

又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爲簡畧而爲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

**註**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註**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已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註**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

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  
 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  
 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  
 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  
 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  
 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  
 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  
 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

**論語**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

**論語**

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

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論語**

君子之行本自

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

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論語**

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已小

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眾人者以其存心與眾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

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託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爲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已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爲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爲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必妄人矣如此爲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旣爲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已而不譴彼之罪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爲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爲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旣爲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爲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爲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旣以

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爲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旣以無爲非禮之事旣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爲之患矣無他以其非已之有愆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爲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

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息天下有溺

者由已溺之也稷息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

如其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當平世三過**

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



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

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爲民  
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爲賢故尊賢之顏  
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  
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  
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爲賢孟  
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後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  
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沈溺也后稷  
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  
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二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爲  
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  
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爲民之急禹  
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樂是則爲同道者也若  
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室之人至可也  
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爲民如是之急若  
今有同室之人有鬪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  
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爲  
親者也如有鬪爭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  
平世旣達而在上亦急於爲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

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鬪爲喻  
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茅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  
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爲惑者矣  
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已爲疎非  
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疎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旣窮  
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  
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爲喻  
由此推之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  
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  
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也南宮适曰禹稷  
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  
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  
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  
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  
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  
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  
爲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爲用耳孔孟交言之是  
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

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

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

孟子何爲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

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

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

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

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

章子有一於是乎

**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

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  
事於此五不孝中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註遇得也  
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  
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  
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註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  
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  
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



設心以爲不若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爲得罪於父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

**疏**

公都子曰至是則章子已

矣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人以爲不孝孟子以爲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人皆稱爲不孝者焉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爲不孝之行有五怠惰其四支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爲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慾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暴好爭鬪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

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爲親屬哉爲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爲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設於心爲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以此而已我何可絕而不與之邪以此論之則章子之過過於厚者矣宜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哉故章子所以離之遂用出妻屏子爲其父有不義而不可

言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曾盍何不也曾

子居武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曰無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

反曾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

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

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

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曾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

爲曾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行之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魯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賓師不與臣同耳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

去君誰與守

**註**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註**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會

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

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

易地皆然

**疏**

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正義曰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曾子居

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

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者言曾子欲去乃戒其所守之人

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

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  
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生如此其  
忠而不敢慢也寇賊至則先去以使民瞻望而效之  
寇退平靜則反其居殆不可如是也猶行曰至未有  
與焉者言沈猶行答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  
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我室  
隨從先生者有七十人言曾子率弟子而去之故未  
有與及此難也故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  
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  
邑有齊國之寇賊興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  
子思乃自稱名答或人曰如使伋見其寇賊至則去  
之衛君則誰與爲守護伋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子  
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  
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  
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畱人不可毀無它以其無所  
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  
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  
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

爲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畱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爲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曾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

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生同受法於天地

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

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疏**

儲子至同耳正義曰此章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能有以異別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疏**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

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疏**

良人夫也

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註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註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註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

**註**

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

妾不知如故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註**

由

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

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

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

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疏**

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

猶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

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有一妻

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

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

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  
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爲富貴者與之也  
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  
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  
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  
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  
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  
此遂爲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  
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爲饜足遂  
與其妾共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  
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  
復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  
今之人所以諂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而不羞恥  
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皆若此齊  
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  
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終

諸暨圖書館藏  
ZHUJI LIBRARY

孟子卷第八下  
終

孟子註疏

卷第八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

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

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

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

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

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

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

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

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

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  
 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係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  
 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  
 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  
 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註萬章至篇也正  
 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  
 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己復  
 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  
 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註問

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

子曰怨慕也

註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

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然則舜怨乎

**註**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曰長

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

也

**註**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

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

曰非爾所知也已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愬

**註**

愬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

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

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愬然無憂哉日以萬章具陳

其意耳我竭力耕田莫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  
愛於我何哉國我其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  
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國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  
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  
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  
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  
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



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註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註欲貪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

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  
 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  
 父母可以解憂註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解已之憂人少則  
 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註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  
 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  
 人之情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註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

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  
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

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傳**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于於  
大舜見之矣正義曰此章

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  
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  
爲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  
于旻天是何爲其號泣於此也旻天秋天之號也以  
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  
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然怨遭父母之  
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至怨乎萬章又曰  
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  
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  
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  
問於公明高至是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爲言拒  
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旣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爲不若此恕然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必謂我竭盡其力而耕作田業以供爲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已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于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答萬章言堯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位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皆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

倉廩備以事之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  
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爲天子尚  
亦不足以解其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  
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  
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  
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爲仕則思慕  
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  
之常情如此如爲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  
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  
敢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答其萬章之問  
**註**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圖**堯典至  
見於經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  
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  
見二女卽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  
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  
胤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註云丹朱堯之  
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  
其經傳無見焉云如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

四子亦無所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即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子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獻公有子九人而已其餘四者亦以經傳無見焉

**慕**思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安可乎是則云艾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誤也殆亦未可知

**老萊子**七十而慕至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正義曰云老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慕知所終又云老萊著五綵五色斑斕之

衣出列女傳  
文今不載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

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註**

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

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

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

**註**

舜父

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

怨對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

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註**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

告焉則不得妻也

**註**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

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

**註**

完治廩倉

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

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益捨其

井以為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註**

象舜異母

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



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  
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已  
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  
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戈戟  
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弼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  
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  
牀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

**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

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不識

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

**註**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

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

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註**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

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

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註**

僞詐也萬章言

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曰否替者有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投人畜之池投人烹之反

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  
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  
也按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魚在水羸弱之貌洋洋  
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  
哉重言之者喜得魚之志也按人出曰孰謂子產智  
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  
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  
喜之奚僞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

知按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其

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



萬章問曰至奚偽焉正義曰此

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至怨對於父母也是以舜為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已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

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卽捐梯而下瞽  
瞍不知已下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深  
浚其井舜既浚井卽旁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欲從  
而掩之以溺殺其舜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蓋而  
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卽象稱舜也然謂之都  
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  
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爲之都君矣註曰都  
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  
畱我琴亦畱我張亦畱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爲我  
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爲謨蓋都君者咸我績  
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牀而鼓五弦之  
琴愕然反其辭曰我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遂忸怩  
其顏而乃慙取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  
嫂故也舜曰惟茲民庶汝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  
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  
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  
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  
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爲而不知

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也曰然則舜僞爲喜以悅人者與曰否至奚僞焉孟子又答之曰舜非僞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技人者畜養於池技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乏圍圍然於水而未遊少頃則洋洋然舒緩搖尾而走趣於深處子產信之以爲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歎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技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爲智者有知於人子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僞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息君是以愛兄之道來至於宮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爲以舜爲僞喜者焉言舜不僞也亦若技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

完治至爲死矣正義曰云捐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通也按史記云瞽瞍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與象喜以爲舜死矣象曰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捐梯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判之論可矣

**註**干楯戈戟也至妻也正義曰云干楯也者按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櫓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祕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罄之折殺也又云戟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制則別矣云

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彫弓一彫  
 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形  
 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  
 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  
 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弦琴者史記云舜  
 彈五弦之琴是矣云棲牀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  
 其牀則主木而言棲則主取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  
 是也國鄭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  
 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各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  
 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子發字子國公孫  
 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據  
 後而言故稱為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國

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國舜封象

於有庠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註**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

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註**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

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爲匹夫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  
比諸見放也有庠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  
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  
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  
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

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之

謂也

**註**

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

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疏**

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日以謀殺舜為事然舜既立為天子則放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庠之國則有庠之國中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註尚書云其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驩兜黨

於其工罪惡同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  
爲諸侯號饗餐三危西裔鯀方命圯族績用不成羽  
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其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  
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  
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曰仁人  
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答之曰仁者之  
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隔宿怨但親愛之而已所  
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  
象於有庠者是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爲天子而  
使弟只爲之匹夫可謂爲親愛其弟者乎有庠國之  
名號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  
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至此  
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之於庠不得施政教於其  
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  
故謂之爲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庠之國民哉以其使  
吏代之故也雖然不使象得施政教而舜以兄弟親  
親之恩欲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  
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

子以政事接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也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爲之註焉蓋其文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也咸丘蒙孟子弟子

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

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

乎孟子曰否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

之語也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

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

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

時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

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息甚也孔

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

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註日一王一言不

得竝也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註

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註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

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曰是詩也

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

王事我獨賢勞也註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

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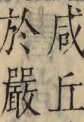
父母乎是以怨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註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



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  
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  
天下養養之至也註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  
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此之謂也註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  
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書曰祇  
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  
也註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  
貌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

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

疑



咸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言孝莫大

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而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答以否不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勳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奄氣往為徂體魄殞為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  
考故也入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  
兩日民無兩王如舜既爲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爲堯  
三年之喪是則爲二天子矣言日與王不可得而並  
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爲天子故也咸丘蒙曰至  
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則我既得  
聞敎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徧天之下莫  
非爲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爲王之臣而舜既爲  
天子則是舜既得爲天子矣敢問舜父瞽瞍之非臣  
是如之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  
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  
也其詩蓋言勤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  
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  
是王臣也以其無非爲王事者也何爲獨使我以賢  
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怨之也故  
說詩者不以文而害逆其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逆  
其詩人之志以已之心意而逆求知詩人之志是爲  
得詩人之辭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詠之辭爲然而

不以已之意而求詩人志之所在而爲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爲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爲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爲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瞽瞍亦信順之見舜以瞽爲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註云祇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

**曰**咸丘蒙正義曰云爲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案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

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者豈  
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乃云齊  
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  
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詩書平  
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  
務農也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  
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大雅  
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  
能昭先人之功也逸篇正義曰據今大  
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諸

孟子疏

卷之九

汲古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終

諸暨圖書館  
ZHUJI LIBRARY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上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

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

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

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

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國萬章言天有聲音命

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國孟子

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

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國萬章欲知

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

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

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管者堯薦舜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國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



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  
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註萬章言天  
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  
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註百神享之祭  
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  
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註二十八年之久非  
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

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  
 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  
 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國**

南河之南遠

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  
 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國**

泰誓尚書篇名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國**

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

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  
 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  
 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答之堯不與之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答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答之言天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以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止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言天子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爲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爲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與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是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慎徽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然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爲尊者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爲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卽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攝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爲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旣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三年喪旣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堯之子是則爲篡奪者也非謂爲天與之也泰誓

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亦從我民之所聽是此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裴駘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

有諸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

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註

言隨天也咎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

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  
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  
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  
**註**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啟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  
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

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  
也註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  
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  
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註仲尼無天子  
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  
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天之所廢必若桀紂  
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註益值啓之賢伊尹

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  
 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  
 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  
 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  
 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國太丁湯之太子  
 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  
 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  
 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然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  
 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



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周**

周公與益伊

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

也

**萬**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

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無他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

堯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况故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邪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而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

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  
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乃廢滅  
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  
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  
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  
太丁未立而喪於是大丁弟外丙立外丙卽位二年  
崩外丙弟仲壬立仲壬卽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  
太甲卽位遂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  
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  
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子  
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若益之於夏禹伊尹之於  
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禹殷湯周  
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  
二者蓋唐與賢夏后殷周與子天與賢則與賢天與  
子則與子其爲順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  
禪者蓋唐虞禪祭而告傳位故曰禪也陽城箕山  
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正義曰案史記裴駟註云劉  
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太

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記文已具在公孫丑  
 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  
 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註丹朱商均  
 正義曰堯舜之子皇甫謐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  
 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註

人言伊尹

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註

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註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

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註**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

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

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三** 幡反也三聘既至

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

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

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四** 覺悟也天欲使

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

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思天下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

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救民

**國**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

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

桀救民之命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

正天下者乎

**國**

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

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國**

不同謂所由不同大

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

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焉能浼我也

歸潔於身不污已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

聞以割烹也註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不

聞以割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

自毫註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

載始也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

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

毫遂順天而誅之也註萬章問曰至自毫正義曰此

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

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

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乎孟子曰否至朕載自毫  
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國野而樂  
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  
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駟之多亦



且不眴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  
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  
使人以幣帛之物徃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  
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處有莘之  
畎畝之中緣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  
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處  
有莘之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  
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  
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  
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  
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悟以覺悟其  
後覺者也我今亦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  
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  
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民雖一匹  
之夫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於溝  
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  
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  
已身而能正人者也而况伊尹肯辱已負鼎俎割烹

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屑就或不去以爲爾焉能免我哉但歸潔其身而不污已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但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行誅伐始攻之罪者自桀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亳地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事割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

**圖**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裴駰云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二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

**圖**有莘國名至人也

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杜預曰莘號地又云號國今滎陽縣是也云千駟四  
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國註云  
千駟四千匹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逸篇之  
名蓋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則曰造攻自  
鳴條朕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載皆始也鳴條地在  
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學都亳湯自  
商丘遷焉是則亳帝學之都也今云殷都卽因湯居  
而言

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

諸乎註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姓

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

然也好事者爲之也註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

人德行者爲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註**

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

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

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註**

孔子以道不

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  
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  
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  
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  
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  
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  
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待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註**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

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

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疏** 萬章問曰至孔子正義曰此章言君

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各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答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上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

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  
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  
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  
遭其厄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  
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  
爲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二人但卑佞之臣耳爲凡人也何得爲之孔  
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諡而推之  
則司城貞子亦爲守正之臣者也非癰疽瘠環之比  
也然則孔子當厄不得已而主之者尚且如是况癰  
疽瘠環者孰謂孔子肯主之乎蓋司城者今以宋六  
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  
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  
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  
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也○癰疽之醫瘠  
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  
誠然也○顏籛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  
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則顏

讎由即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  
 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  
 幸於衛靈公者也禮遭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  
 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  
 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為陳國之卿  
 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  
 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案濬公  
 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  
 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  
 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  
 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  
 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濬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  
 適衛而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  
 主於司城是為濬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為陳侯周  
 臣是陳侯  
 周即濬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

牛以要秦繆公信乎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

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爲之也

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設此

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坐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坐棘美玉所出地名

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

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百里

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  
 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  
 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  
 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  
 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  
 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  
 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  
 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  
 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

於汙辱而已輔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  
尚不肯爲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論**

萬章問曰  
至賢者爲

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  
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爲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  
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  
皮於秦爲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爲之相今信乃  
爲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爲之乎孟子  
答之以爲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  
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  
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  
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  
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  
繆公之爲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爲汙辱可  
謂爲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爲君不可得  
而諫故不諫可謂爲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爲智者也  
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

不智也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  
 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  
 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  
 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  
 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汗辱其身  
 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  
 為自鬻以汗身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  
 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  
 云虞之忠臣也五五殺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夏羊  
 牡曰殺羊也五五殺羊皮正義曰說文云殺夏羊  
 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坐棘之璧假道於虞  
 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淑也屈產生良馬坐棘出美  
 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  
 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  
 乃使人請以五殺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  
 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殺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  
 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而云焉

孟子疏

卷之九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終

諸  
ZHUJI LIBRARY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

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註**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

尹桺下惠之德以爲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畱意者也義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



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  
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  
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  
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  
以天下之重也

**註**

說與上同

桡下惠不羞汙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  
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桡下惠之風者鄙

夫寬薄夫敦

**註**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

之去齊接浙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註**

浙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

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桀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註**

伯夷清伊尹任

桺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論語

智者知理物聖人

終始同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論語

智譬猶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

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

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

意乃能中也

**論**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

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以亂色畱於明姦聲

畱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

剛志也聞桡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鄙狹而為寬博變淺薄而為敦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

之去齊急速但瀆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

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

於齊不待炊而行也可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污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爲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桀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爲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卽集伯夷伊尹桀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盼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桀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桀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爲聖者蓋伯夷伊尹桀下惠各

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  
能集此三聖而爲大成者也方伯夷之時天下多進  
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殉方伊尹之時天下  
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以如是而以天下爲已任方  
桀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已而異俗而桀下惠所以如  
是俯身而同衆故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桀下  
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爲大  
成者誰謂伯夷伊尹桀下惠救時弊如此可不謂爲  
聖者邪雖然孟子取爲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  
也言伯夷但聖之清者也以其取清而言之矣伊尹  
但聖之任者也以其取任而言之矣桀下惠但聖之  
和者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  
時爲言以謂時然則然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大  
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下於下又取金聲玉振  
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  
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  
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桀下惠能  
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

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隆殺又能清而且任任而且和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喻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爲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爲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爲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桀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備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如是聖人之善者也能時是備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又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

**夏**

夏姬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

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爲王后二爲夫人納  
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共通於夏姬  
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蓋將夏姬來奔於  
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  
於公孫丑篇伯夷清伊尹任栢下惠和孔子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

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

聞其畧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

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

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



子名也畧龕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  
王制則合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  
同一位凡五等也禮記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  
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  
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禮記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  
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  
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

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

曰附庸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

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

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

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

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

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

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信倍

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

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  
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  
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爲次國大

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

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

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

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

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

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說**北宮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

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

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畧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已之所

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

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此皆孟子

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

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卽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爲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爲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爲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爲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爲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爲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

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  
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爲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  
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  
也者蓋伯之國是爲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  
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爲倍差其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小國地方五十里  
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者是爲小  
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爲倍差與上同其祿  
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  
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  
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蓋耕者所  
得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  
上農夫其所得之穀足以食養其九口上次則食八  
人中食七人中次則食六人下食五人其庶人在官  
者食祿之等差亦如農夫有上中下之次有此五等  
矣若今之斗食佐史屬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  
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

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祿以田爲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爲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視不同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受地視侯故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受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詳悉也至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有也者蓋自列國之後先王之法浸壞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諸侯類皆以強吞弱以大并小而齊魯之始封儉於百里至孟子時齊方百里者十魯方百里者五此諸侯所以惡其籍害已而去司



祿之職也是時周室班爵祿之道孟子所以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畧而答北宮錡之問也云今考王制則合也者蓋自王制推之亦有不合者矣已說於前歟

**禮**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至凡五等正義曰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爲伯鄭氏云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是也

**禮**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至曰附庸正義曰云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者按周官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者按周易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是也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氏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天子方千里所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註云星辰之大小也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禮**視比也至制也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

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有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用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周禮大司職云以土圭之法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又鄭註本此而言也云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者按周禮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  
畝又註云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  
鄙所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也七十  
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變時  
采地之數周末聞矣是宜孟子但言其大綱而其詳  
所以未之聞也註公侯之國爲大國至代耕也又自  
伯爲次國至三分之一也又子男爲小國至二分之  
一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  
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  
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  
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鄭氏云立大國三十十  
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三十二  
少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  
稅矣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  
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  
大界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也其  
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  
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

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  
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二州二百一十國則  
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  
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又云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  
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  
殊制爾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  
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  
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  
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  
也大抵上綦於大國下綦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  
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  
卿以下至於士其祿一相殺以一此卿祿居於君祿  
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

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於前言其大槩也。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產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耕者之所得所以一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鄭氏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矣。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入食人之衆寡此所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足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則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一視五等農夫爲差而班祿亦不

此外

萬章問曰敢問友

**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

**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

為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

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

家則不與之友矣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

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註**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

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

**註**

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

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  
 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  
 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  
 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  
 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以授賢  
 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  
 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  
 也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



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  
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  
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

其義一也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

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

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  
載爲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是萬章問孟子爲  
朋友之道何如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  
挾戴年長又不挾戴其貴勢抑又不挾戴其兄弟有  
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  
戴其勢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

孟子又言孟獻子魯卿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爲友者亦所謂樂已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爲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爲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如是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蔬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也蓋爲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矣天位也又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且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於人也故云國君之位必曰天位云職

必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耳言平公以身禮下之是士者之尊賢矣非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莫天位也不當以身禮下之也夫舜於往日上見於堯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堯亦就副宮而饗舜所設更爲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此天子之友其匹夫也云匹夫者蓋舜本則耕於歷山但側微之賤者也故云匹夫云甥者蓋堯爲舜之外舅堯所以謂舜爲甥也且用下敬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欽堯爲友是謂貴其貴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欽舜而與之爲友是謂尊其賢貴尊賢禮皆所尚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獻子有五人者左傳趙簡子云魯子獻子有鬪臣五人豈謂此五人者乎然亦名字則未之詳也妻父曰外舅正義曰此蓋案禮記而云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萬章章句下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

**註**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

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

**註**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

之為不恭何哉

**註**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

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

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註**孟子曰今尊者賜

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  
 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  
 辭無受不可乎註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  
 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註孟子言其來交求  
 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  
 其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  
 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註禦人以兵禦人

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來交接已斯可受乎曰不  
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  
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  
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  
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人取於貨閔  
然不知畏死者讞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  
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  
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註**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

不由其道履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  
君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曰子以爲有王  
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  
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  
而况受其賜乎

**註**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

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  
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猶周



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十而已知後正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取之者爲盜克滿至甚也滿其類大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况受其賜而不可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臣**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

與曰事道也

**臣**

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

道奚獵較也

**註**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註**

孟子

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卽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曰奚不去也**註**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註**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

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  
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  
年淹留而不去者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  
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  
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註**

行可冀可行

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  
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  
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  
之也

**疏**

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  
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

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凡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卻去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爲不恭敬然也何哉者是何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言尊長賜已已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取之乎不以義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爲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當問尊長所取不義則卻去之也謂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至不可乎萬章又問曰如尊長賜已之物其所取之不義但請無以直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已心卻去而不受爲取民之不義也然後飾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此問孟子曰其文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又答之曰其以物來交已以道理其接待於已亦以禮度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至斯可以受禦與萬章又問曰假使今有人以兵禦人於國

門之外者而奪得其貨物其來交已也以道理交之其既賜已也亦以禮度如此誠可以受禦奪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以爲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於人而取于貨啓然強暴爲不畏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慙惡之也如此者是可不待教而後誅殺之者也言卽殺之更不必待其教命之後也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曰今之諸侯至敢問何也萬章又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以其道亦如禦人而奪貨者也苟善其禮以交接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至而况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子今以爲後如有王者興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誅之乎其待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待教之不改者也夫所謂非其所有而取之者是爲盜也如克取民賦稅之類至大過者但義之盡耳亦未爲盜者

也故曰夫所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爲盜也克類至  
義之盡也然孟子必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  
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教之猶庶幾能省刑罰薄  
稅斂爲善政也此固在所教而不誅今萬章乃曰今  
之諸侯猶禦也殊不知與禦人之元惡不待教而誅  
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繆也宜孟  
子答之此耳孔子之仕於魯國魯國之人田獵較奪  
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  
尚可爲而况受其賜而乃爲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  
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  
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爲  
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爲孔子  
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  
子旣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  
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  
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  
變故先且卽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旣欲正其祭器  
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獵較而供簿

正耳然而孔子必以獵較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  
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爲四方珍食難常有之恐後人  
無珍食以供之故又絕其祭之禮所以如此也曰奚  
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旣仕於衰世不可卒暴  
更變以行其道何爲而不去而莫仕也曰爲之兆也  
至淹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且獵較  
者以其假爲行道之始也兆始也然假獵較爲兆旣  
足以行之矣而君乃不行之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  
此是以孔子歷聘未嘗有於一國得終三年淹畱而  
不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故也如得行其兆  
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畱而弗去可也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  
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  
卿季桓子再三時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  
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禘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又不  
致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于魯之南屯地桓子喟  
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凡此是孔子有見行

可之仕也以其見既行之後乃且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孰謂非於季桓子有見行可之仕乎於衛靈公是際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伐蒲之事後又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凡此是孔子有際可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此又孰謂非於衛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衛孝公爲公養之仕者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卽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卽位之三十七年也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卽位之三十八年也問陳之時則卽位之四十三年衛靈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



究之註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  
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  
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  
也云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凡民罔弗慙註云殺人  
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腎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  
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釋云越于也於也註諸  
侯滅國五十正義曰此蓋據經之文也已在滕文公  
之篇說焉註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至答之正義曰  
左傳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  
孫斯也云衛孝公養賢者之禮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

有時乎為養註

仕本為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

老而仕者娶妻本為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不擇

妻而娶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註

為貧之仕

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

宜乎抱關擊柝

**註**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

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

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為委吏矣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註**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

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

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

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已之恥是以君子祿

仕者不處大位

**論語**

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

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孟子曰仕非爲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爲仕者志在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爲家貧乏財故爲仕也然而家貧親老而仕者亦有時而爲貧也娶妻志在爲繼嗣以傳業非爲其欲奉養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執釜爨不擇妻而娶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爲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妻亦臣之喻故因言爲仕而帶言之也所以於下文不復敘之而獨繼之以爲貧而言也言爲貧者不苟貪但免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爵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處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

又以貧言之非所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寇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庾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料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助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稱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在高位者是罪之極也如立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曰親老而仕至娶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歟曰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敘篇曰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吏吏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

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彼茁者葭註  
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蘆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註**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

於所託之國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  
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註**謂士位輕本非

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萬章曰

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註**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

受之乎曰受之

**註**

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

**註**

萬

章曰受粟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註**

氓民也

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

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

者謂禮賜橫加也曰不敢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

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

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曰君餽之

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

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

將之也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  
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國**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麾也  
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以犬馬畜伋伋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  
數與之食物若養大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  
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慍恨也悅賢不

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註**

孟子譏繆公之雖

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

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

何斯可謂養矣

**註**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曰以君

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

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

養君子之道也

**註**

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

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

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



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已數拜故

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

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

賢者也國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

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國萬章曰至尊賢

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

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

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

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

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去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

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  
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  
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於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  
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  
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  
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  
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  
君之於民固當賙其窮乏况為士乎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  
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以為  
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  
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  
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  
無常職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  
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  
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餽之以粟則可  
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

思至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  
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如  
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餽之時子思  
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嚮北稽首再拜辭之而不  
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伋也伋子  
息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從  
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悅其  
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  
爲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爲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  
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  
尊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爲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  
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廚宰之人  
繼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  
以是爲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爲鼎肉使已數數拜  
而僕僕然也僕僕卽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  
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女  
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舜於畎畝側微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則  
 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  
 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鼎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  
 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託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  
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寄  
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

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

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

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

人未得為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

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註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註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而召之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註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註

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

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註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况乎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

非其招不往也

**[註]**

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註]**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旃大夫以旌

**[註]**

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

帛也因章曰旃旃旌有鈴者旌注旄于首者以大夫

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

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註]**

以貴者

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况以不賢人之招招賢

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

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

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註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

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註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

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

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

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註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

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

官召之也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



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  
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

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

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爲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爲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說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

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爲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爲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爲多聞又爲其賢有德也曰爲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爲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况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爲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是爲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爲之交友也以有德論之則子事我爲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爲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爲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况諸侯於今可召賢者

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  
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  
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  
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  
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  
其招也以其士之旂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  
哉而况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卽不以  
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人所視孟子又  
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  
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  
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  
入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  
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卽此謂今之諸侯欲見  
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  
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  
常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爲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  
然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

所守以義而為衆人所矜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  
 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後行如此則孔子  
 誠為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  
 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  
 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邪  
 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孟子曰至首者  
 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為之象舊禮圖  
 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  
 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  
 通帛為旃析羽為旌鄭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無飾析羽皆五色繫之於旂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  
 是也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  
 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  
 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效履而行  
 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  
 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  
 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

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文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註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

士國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

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

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

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

詩詩歌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

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五帝之世

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註孟子

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

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

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

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

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

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

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  
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  
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  
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孔子云  
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

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

有德命爲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

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

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愠怒

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

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

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

君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齊宣王至則去正

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

卿是齊王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  
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  
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




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答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爲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爲殷湯興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



諸暨圖書館  
— ZHUJI LIBRARY —